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

此四科非顏閔不足于文學亦非游夏全缺于德行要見困尼英賢畢集光景

夫子喜之極而為此言也與如愚章相同

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孔子曰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礼不亦君子乎

重父母昆弟稱他不重外人蓋外人久知閔子之孝特後母異弟未必稱之故稱孝于人易稱孝於父母昆弟难他却有一段精神薰蒸透徹所以一家感化孝之由誠而形而人自無間言是閔子先令親心無間于已然後人言亦無間于親庶几大舜底豫模樣南容原是謹言的人孔子與南容問礼老聃訪樂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以言曰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議人者也博辨閔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恶者也南容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

論語 卷六 一

豐厚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惜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宮一日三復此言圭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論語 卷六 二

凡事當準之于義云　才不才二句慢說面鯉字出夫子不明辨其貧富義理之所在而只以情慰謝之處人父子之間令不傷其心也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鬻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聖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葬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道無所寄也

門人是門顏子門人聖人愛面以義愛面以德蓋聖賢只是要于道理之無憾而已

此章見人只當作現前事蓋事人事鬼總一精誠感格之心知死知生總一陰陽聚散之理人宜從分明處理會　聖賢寔濟之學全在知能事人有全綱常盡人道工夫知生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工夫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其所而敬信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尹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事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音去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奏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侍側貫下誾誾等字指氣象言語說如也是那个光景兒

現此可見閔子誾誾的氣象辭氣雍容確乎不易此和悅而諍之意也　人指當道輩大凡國家理財怕的是得已不已閔子只是當誾話說如之何只是个何如得夫子之一許而魯竟人竟止其事其為功何大乎春秋不見此役想是中止矣　註中德字宜做閔子夫子並未曾道及勞民傷財一字而詞之婉切救人深矣

註中字要提出

正文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周公就是魯君魯周公之後也　富于周公是惡為之聚斂是党惡党惡自是害民聚斂非必法外加賦但四分公室李取其半已是額外求又為之急于施法催科豈不是聚斂

論語卷六　四

室發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掊奪其君剝削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當惡而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當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為急也子曰○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故也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意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曾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師也辟辟邪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辟反○辟

子羔為成宰莝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償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莝後難繼也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亂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斷足固我之罪昔公治臣以法臨當論刑愀然不悅豈私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

夫子點醒四子使他深于學問以變其氣質之偏也未從說愚魯等字先要說他也好了只是云云夫子以為人之從我學者何為也哉將以變其氣質耳　愚魯走進去便是明敏辟喭反轉來便是文質一一指破轉移不雖此聖人化工四字子處不是閑閑評論

此夫子矜賜之意借回以形容之耳夫子一生極喜的是賜可惜的是賜空字只當貧字看近道他又屢空不以為貧而安之貨殖只當富字看億則屢中就處事說非止貨殖他的才原能如此使他即其億則屢中之才而亦如回之安貧樂道則於回何讓也而惜也其不然也　吾欲指其為庶不得姑就屢空一想像焉何等淡泊何等寧靜其心空自能受境境空自能受命　即殖不可為空不受而殖即不至于屢空何以至是吾正以想見其億也是豈僅為求富計哉但未忘乎情識耳得力在此屢中受病亦在此屢中雖庶億空中相对但閑閑說去不必十分比勘

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也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也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不入室以其無多問之功　道是所以為善人夫子分明画个圖善人圖與子張看古人成法是迹　蓋踐迹則為中人入室則為聖人不踐不入是為善人善人便肯多便自入室却不是踐迹便可入室踐迹當不得多字

論篤中豈無君子然而色莊者不少若是色莊為害不淺何得冒與

賜辭也謂習於辭也　喭五旦反○喭粗俗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者謂俗論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尹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累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知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柳隱公魯定公哀公悼王高甲有死亡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即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全做兩故字是聖人之善教也

見顏子認理極真死死难也子在顏子不肯死夫子知斯文必不喪于匡人顏子知夫子必不死于匡人乃聖賢自信處生死之权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肅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固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平恒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

方子然欲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大臣之節真可以沮僭竊扶綱常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為化所以特舉之

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人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佞乃是強口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孔曰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摐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槌刃交兵賜著縞衣素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国之患惟賜能之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子曰回汝独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国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王輔相之敷其五教尊之以礼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対曰夫子何選為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日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日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特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覲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礼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三子欲夸賓客之礼者其於赤也

此節與上三節相反看方見異乎三子之撰蓋三子之志必要人知方行得亦終限于一君一国之小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可行得充其志雖位育事亦該之矣夫子與之雖重在樂天之志然不可入飛飄然物外等語須見得卷而怱之与天地萬物同其体而樂在吾心擴而充之与天地萬物同其用而樂在天下方与知尔之对相屬　各言其志是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与後面一句不同

子之与點正与其能深見天理流行之妙用之則行固充滿無所欠缺即舍之則藏亦充滿無少欠缺正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

子以為你當他們說瞎話麼大不然也寔〻是他各人之志如此為我言也

為国二句不容寔講恐碍下文如云由之言志自負過激而不能退讓以發之直任不疑而不能遜順以出之其言不讓是在言之氣象上說點疑其言之以為邦自任為不讓故以求赤之非邦為問及夫子於求赤俱無貶詞皆許其為邦則哂由不在為邦而在語言氣象之間矣

三子為邦不是定做諸侯事猶言輔佐諸侯也如管仲子産之類耳

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然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暮春也既成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壝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猶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孰能為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只是莫有過意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惟曾點則見得到這裡圣人便做得到這裡

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礼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云外别有復礼工夫也　礼是自己本有的物所以說个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礼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幾之在我而無難也曰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明書剛建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一言之失可以興起兵戎一言之得可以昭垂美善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欲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此章言求仁之端也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於事不苟學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爲問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憂從內生懼從外至憂懼交集一些事作不得了不憂懼有自然意

觀此及下章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紛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可見不憂懼在求敬之後而所以不憂懼在內省之先

問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商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人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失則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固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吳子與所斷以敬於愛而牀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蓋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

為政之道以食兵為先而信者又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故施信于民使民亦不失信於我

政子曰足食足兵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兵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信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有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而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蓋徹法行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亦且制于什一之中而不得聚斂百姓矣此有若之微旨也

子貢因子成欲盡去其文故將文抬高說但兩猶字不免有語病亦不必說壞子貢文猶質對他何以文為說質猶文對他質而已矣說虎豹二句對他欲盡去其文獨存其質說

周徹兼貢助二法同溝者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也共井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　周稅又比夏商又為輕于什一故以大率言

百姓足跟行徹來　君不得獨求其足也君之足与不足百姓寔操其盈縮可見民富便是君之不貧處民貧便是君之不富處

論語　卷六　十五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論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近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准末之圖故征斂繁苛而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惑知盡徹之為善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甚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

上二句重生死字下二句重既又字既字又字正見他心為欲蔽反覆不常意只做一人說但宜平看下二句方側串出同此一人云云惑字一層都在一句內

論語　卷六　十六

約君臣不可姑容父子不可偏愛君喜諛何能臣之父
寵孽安得子之所以此章平重之中火帶側重意
註人道之大經二句是主意告公以此治天下之道不過
如此

全章題閘口先提粟字便有竅了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
吾語子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
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
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
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
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美善其善
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
易草萊甚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
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
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
有素也○尹氏曰小邦大夫名以句繹齊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
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
末塞其流也正其本
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
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
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
無倦則始終
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
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
故告之
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好題　二之字俱指政存諸心謀畫之也
始終如一重終字謂終如其始也表裏如一重裏
字謂裏如其表也方是針灸子張處

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寵而不立太子並君
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
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
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
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
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
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
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諾也信諾之必行者能於聽言不
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正字只說無借踰無偏跛內正其心術外正其施為方切教康子曰只正使有整齊嚴肅意下敢字即從此生來

夫子說弭盜不如弭心蓋盜生于上之多欲多欲則斂重欲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雖罰之不禁矣

殺無道指罪不至死者說欲字內有躬行以率之意　德字不可重講

弗畔矣夫重出○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孟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脩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爲已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事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此章爲已之多以忿字作主崇德全吾心之天修慝辨惑所以遏吾心之欲

只跟知人渾說下為如舉直錯枉知也二句不好明白說出恐碍下文之問　仁知不相悖而相用語不好說出蓋以既然明白易見而遲又何為再問子夏

欲為其事妙也章言知仁之用也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漢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微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矣

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寤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明友主於責善而以義合者告要忠道要善不可要知止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善道為難忠告道善道而不听則其失在彼若以數而為疏是自取之也不可則止不但全己亦所以全友仍忠厚之心非淡漠之心

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如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此章是說交友之道二句自是一聯說下但上句亦不輕耳或者竟兩对說如朱註亦妙道益明屬知德日進屬行　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于行則學進而德亦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舉舉矣過失誤也大者及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子路易視先勞便是倦根無倦要切子路說倦固乘于惰而亦伏于勤倦固因于怠事而亦生于喜事子路好勇其進必銳進銳自退速故難于持久須是無所喜無所厭不矜奇異不求速效循序漸進方能持久

中節三平皆須切照為宰分上說先字有專責意專責然後可以考其成小過賢才不必泥定承上有司

要先叙出宜事來于路正在衛國作官滿心是个食其禄而忠其事只管說出宜是事來

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徧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閒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孝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禮樂刑政求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名不正則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行字包事字與礼樂刑政求一句是當中而挑上下文蓋以一句而包上下文之意也君子于其言也必名正而可見諸言言順而可見諸行故曰無所苟而已矣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未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

遲亦知吾儒自有大人之學在乎凡學能自治而治人者皆謂之上學不能不自治而受治于人者皆謂之民此節要發明大人經世之學此上字就是學者

是歲魯哀公之七年衛輒之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制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通是記述体公子二字重士庶之字家多循礼世禄之家多怙侈剃為公子不為居室累此季札所以稱其為君子也所謂苟者非已然而曰苟蓋寔未然而彼自見為已然也　惟不欲速故循序不盡美故有節　苟始有曰苟合自然到少有田地少有曰苟完自然到富有田地

聲○事實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事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自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侯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自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真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我亦何敢虛費歲月而教有負于用我者乎但不能終期年之間而已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如有用我不過云云就云云其如無一人用何哉斷不是自誇

西之字是專責在上者

善人是天資粹美的人須知善人不是一味優柔不斷的其間整齊綱紀修理法度自有一段潛移默化作用方能勝殘

孔子歎當時真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大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兩人之言曰上加雖然二字為臣句不過帶着說為臣有輔理之任正欲責難于君為之圖難故亦不易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知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知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乘知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揔之一言雖小而心之受是言者非小也必可省矣

不必說政只看被政人之人可知政矣近說則能遠之政可知遠來則柔遠之政可知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邪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子夏憂規模狹隘故夫子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勉之　政亦有當速當小利不遺者變在一欲字見字一欲速便不能次第施為故不達一見小利便只在目前經營如何能成的大事不達本欲急行反行不去利不是財利即下成字小利亦在大事中止是一件事就得小便宜遺却大規模

父子相隱即卒然魂夢之中亦自如此不着一点擬議正是直心作用不屬轉念處若矯揉非直面護亦非直人之生也直相隱乃本然之直也

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此全題要着寔講起子貢來當日子貢問士時想已有今之從政一等人在胸中夫子即以耻字答之而子貢屢問愈下者明〻是見得彼不可以爲士耳果然夫子又如是答之必至不足筭其心始快然而退也 只行己有耻一句把天地間百情說完了

樊遲問仁者二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責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中二節破題聖賢之寬於論士者正其嚴于辨士也果字如俗言急婆〻小人字斷不可說不好了

今之政從者胸中一塊世味俗情故以斗筲借言

要必定得中行人然後與則將無傳道之人矣進取二句正是言其所取之意這担子非狂者當不起非狂者肯用擔之王狷者扶不住　狂肯用寔地工夫狷肯用擔之王學問便是中行了聖人思狂狷亦仍是思中行也非穷而轉計之說　進取不為都是說他好處但未至于義精仁熟從容中道耳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餕餕之行關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振拔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益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有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善夫句推開說不占句夫子讀易辭而贊之也

易繫詞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不玩其占言不玩此爻詞也

專就待人說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從性体流出不但無乖戾而和即有穿鑿而亦和小人從情識生來不但有阿附而同即有參商而亦同揔在有意無意上边和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子貢之意不在鄉人皆惡不過變其詞耳末二句合看乃見其賢

此章論相操用舍喜怒之權者　悅難而事易則悅者皆將化而事悅易而事難則事者皆將化而悅此在上位者關于世道不淺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毋但反而已○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君子小人外面一樣的受用却有驕泰之分

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反覆之則遠于仁可知矣　此章与巧言令色鮮矣仁章对看剛謂不屈毅謂堅忍註質樸無令色意遲鈍似不能言者意覘剛毅木訥近仁柔脆華辯之遠于仁可知矣

子路負行之氣而不能自克其于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言其氣象當如此又恐其混於所施故即其觸境而流時措咸宜者又分別言之此真所謂士也訓由意在言外

善人極不欲即戎然而即戎亦可則何所不可哉深見善教之得民也

循理故安貞而不移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氣象當如此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溫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責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憲性狷介問士人之所恥何在意欲有所不為也夫子則進之以有為曰士君子當治世則勲猷蓋世世亂則挽回汙俗方不負慚于所學也如有道却漫無建明世道却毫無匡濟而徒食其穀食穀不足恥正惟食穀而有愧于穀者乃可恥耳　宜兩平看全是因有守進以為云以有為此出大全不合註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湿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以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自恥其言之過克伐怨欲四平說去見人心有此四件难處不止一端又齊之說来見四者紛紛擾乱始与下節难字相照不行是制乎此又制乎彼　可以為难乃許之而不尽許之詞非貶也莫預于难字說他病痛

克己是旋起旋滅連根拔去不行是留得病根在如水裡捺葫芦如閑賊在家裡二喻甚好

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皆

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以為太激的有道時自可歌咏太平然盛世之佚事遂為衰世之濫觴故一隻眼一片忘与人迥別到無道時担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非止免禍也如止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　行無時不危守身之節言有時而孫保身之智然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禍而已禍非君子所畏然以言取禍是亦己之不能盡道處　言孫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对陽貨王孫賈云尔

作全章題必定要講夫子不答二句夫子原是沒的說南宮适也曉的夫子許他不再用問了禹平水土亦所以為播種之地言禹稷之德而独稱其躬稼者舉其見于行事之寔者言之也　不答固以其傷時誉已然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恶如羿奡而及以善終豈可深論况奸雄雖不死亦穢聖賢雖不王亦馨所以不答　君子是明理的人

不殆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仁者忘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而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誉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

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此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云云

看能勿二字是夫子寫出為慈父為忠臣的苦心叫為子為君者諒他

鄭以小國介乎兩大竟四十餘年不被兵者為命之功居小多也

于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荊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分公之亂謂之何哉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論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無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敗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僧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君子處貧富之間一如無有何难易之可言但就常情言之貧是逆境欲其無怨事勢难人情亦难富是順境欲其無驕事勢易人情亦易人情却從事勢來不論學問然人一轉是朱子勉人之詞不可輕看

文之以禮樂句又必品節之以禮使四者去其過不及之偏而歸于至當涵養之以樂使四者化其勉強之迹而出從容則知不流于苛察廉不失于矯厲勇不逞乎血氣藝不傷于便巧有各有分而材全德備　知廉勇藝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于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于孝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礼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去其偏倚使歸中正去其駁雜使歸和樂

見利思義即不欲見危授命即勇故註云未備

論語　卷七　十二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

論語　卷七　十三

賈之言原太過當了　其然二句是欣望之意

此春秋誅意之法以防二字是案要君二字是斷之或諒其無罪被讒卑辭請後不以為要君亦不信也　武仲奔求後之情即可原以防之意寔准宥

和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社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

定二公之優劣蓋揔一生之行事而斷之非指一三事言也註特引二事為証耳　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于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獻者皆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桓公九合云、畧其心而論其績

子貢意在又相之

子糾奔魯魯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有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上章重不以兵車見仲一人不死而活人甚多下章重一匡天下見仲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文子卒其子戍請謚君曰昔衛國有难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國凶飢夫子為其粥與餓者不亦惠乎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以無道用人各當其才當尚可無喪況有道之君乎可見用人是大事全在能使之者三人勿說得太好只是各當其才使可不喪

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子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揆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哀公若能斷然令三家以大義討賊則哀公之大權亦從其此权矣

當時天子不問罪諸侯不連帥而孔子侃侃然倡大義于魯庭雖未能興師討恒而恒已討矣且使萬世之下知陳恒為漏網之大逆三家為未露之陳恒此真麟經絕筆之後復續此一段春秋也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張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子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此是問事君非問諫君勿欺重看犯只帶說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寔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其精誠所至自可格君未格而諍亦誠心之不得已也　有一毫自恃的心把朝廷看不在目中便是欺了子路是能犯的人但未必純乎無欺故夫子言之恐其自任剛強一心要君聽他

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況淪似一日初間只差些子火向越差得多了

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个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學者當審其机于用心之初可也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使乎使乎言這纔是伯玉的使者

位字說得闊非獨職位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要非有主于中其能然乎

恥字对過字兩平講看一而字得之此節君子之心如此看小註意欲二字便知

仁者三句上論是論功夫次第故知者在先這是說現成的自是仁者在先夫子不純是謙詞見得原是难的　尊註與附疏通謂体道而至于化則不自見其能故子貢聆夫子之言不覺直指曰夫子一理渾然全無仁知勇之迹象直是自己道出自己的真面目來豈真無能哉

己有能而後人知

論語　卷七　七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知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專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者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自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論語憲問　卷七　八

賢只是一種天資高識見明學問到義理明心無私累的人不可說到至誠前知地位

栖栖言今日居齊明日居魯

作文就指驥說方是若呆就人講大差了全要作稱字人之混稱者不知多少我務要自己拿个主意出来 現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

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西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聞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 ○子曰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 子貢曰何夫子以為凡事貴得其平直只是該如何便如何 以直云者謂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聖人終不失人忘怨亦以見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耳

下學上有但知二字學一層達一層

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庶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患謂言此以聽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者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曰辟邦其次辟色而去其次辟言如柳下惠之類雖不必辟而其言有合於倫者則亦辟之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默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賢者貫至末皆是不忍忘世次遇也非次賢也辟與隱不同出世有期非沉淪不返也其次云者以遇不同言之非有優劣也蓋轍不遇倫語其窮也到了辟言亦極不好了然較之貪位慕祿者還不啻天淵之隔　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危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辟于世觀其論沮溺可知矣

作者七人上面有哎世道不成世道了作者要止二人還不相干竟已是七人了將來有大不如者

論語　卷七　十六

論語　卷七　十七

自是訊諷然却道盡夫子心事竟與封人一樣其眼一語拈出

聖人自是時刻心存天下偶然擊磬不覺流露只是誠中形外道理蓋聲音之道通於性情荷蕢聞磬聲而知夫子之心在用世彼亦從這裡來只轉念遂成決絕

子路曰曰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非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者蕢與入聽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然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亦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音匱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已餘音以揭起列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禮主名分一邊說精神全在好字自身之動靜以至事爲之設施推而至于官府之政學校之設教無一事一處不是禮既躬行以率之使民有所觀感又有禮教一齊之使民有所持循自始至終總是精神貫徹如此方謂之好禮好禮非爲民計然禮達分定上有好下必有甚非拘于勢而迫于令

故曰易使　則字要做　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礼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于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修己一言主于敬舉凡存心發慮持身接物無一念一事之不敬則欲淨理純德無不備所以為君子者在是矣　敬兼動靜自思慮未萌以至于萌動皆此敬也敬合內外自一心以至于萬事皆此敬也敬徹上下敬包始終安人安百姓皆己分內事故告子路只修己二字以敬是修己的方法下兩修己皆有敬字　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安人安百姓荅之要之只是个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則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雖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豈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中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是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壤亦豪傑一流但輕世肆志為可惡耳不孫弟傲世也害天下之蒼生者此輩

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孔子至衛冉方與齊伐晉故靈公一見孔子而問陳孔子嘗却萊兵堕三都自謂我戰則克豈真未學軍旅哉抑以夷狄時方惑衽席而繼嗣不定夫婦父子之礼紛然乱矣故先言俎豆以啟其所當向而亾不能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而去之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慍見是悲天憫人之意如為絶糧而然則與打柴燒炭者一般見識豈子路豈哉　于困窮之中正足見士君子之人品　如就固有說專說固有就固守說專說固守斷不可相兼一見兼便見破綻　以固有对亦有守字文字乃相應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问之辞未遽及此

此章是知吾道一貫是行不可混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子曰賜也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思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體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芒百反○子由衷之言爲忠如口裡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踐言爲信如口裡如此說驗之于事却不如此是不信篤有重厚詳審意敬有戒謹慎密意

無可見而見且無時不見以其心之無時不存也
然所謂行者非一朝夕之故也

蓋欲觸目警心而佩服之不忘庶忠信篤敬之教
一寓目而存參前倚衡之見亦因象而顯矣

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狥時而易其節一是能
相時而行其志有道無道只作有事變無事變
說　伯玉周旋四國未嘗參懷可之云者見
非能進不能退也　然聖人只是賢二子非品
題其高下
衛靈公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
弥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與則與君食則食君飲
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
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必豫而後已愛君者
誠莫如瑕矣公子家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弥子者
君之賊也奚在其為愛蠱宅木而君之死生不
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
夫瑕亦若是而已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
為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為可焉惟其義不惟
其宥寒言言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衰君疏不
怨是尊為君而薄為其身者也無已則蘧伯
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宰物苟便于君而利
于民則導而行之便于君民而拂于君則委曲
以通之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
也斯二子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

論語　卷八　二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
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軏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
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
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
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
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一○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
自以不能進蘧伯玉賢退不肖彌子瑕置尸諫不忠感靈公故
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事見家語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甯喜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
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
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論語德靈　卷八　三

兩種人總是以仁為主非限定不生而死也只見

得合當如此蓋不自知其害仁成仁有無俱是旁
觀如此若自己一生計較便是意計之私矣程子
寔見得是實得見得非是補前一層功夫惟
其知得真是以行得決

聖門如子貢者生于衛學于魯結駟連騎歷聘
于諸侯大教都樂與遜已游不樂與勝己處其仁
不加進者未必非切劘之無助致之也　為字要
做是問為仁非問仁也子曰仁之裕于己者固需存
養之功而人之資于仁者尤賴觀摩之助如百工云云
言無在不有為為仁之利器如居是邦便云云

門為邦是問作御相事　顏子之學博文約礼
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
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礼樂告之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
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
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
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
仁也故夫子告之○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
以為仁之資而已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
治天下之道曰
為邦者謙辭
柄初昏建寅
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
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
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
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之善而於此又
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
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
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
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
而等威已辨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
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
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
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
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
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佞人殆

放鄭聲遠佞人鄭國
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於樂則必用盡美盡善之韶且不但取其音蓋其
舞焉韶舞以樂声兼樂容言也從上轉下有許
多含蓄故用則字　四代礼樂百王之大法鄭聲
佞人萬世之大戒也惟戒之乃所以保此法句〻切為邦

上言　昔孔子謂冉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冉不願仕也顏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雖亦且可乎　孔子在陳蔡之間仲由有愠言冉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

此夫子示人以弭憂之道遠慮非取遠者而慮之也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遠慮註千里之外二句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貼事而兼時地乃備　履霜堅冰至便是遠慮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正遠慮也弭近憂之謂也所謂遠慮者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

人患有好德者亦不如好色之誠　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　此如己矣乎而警人之意愈切

人貴以人事君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與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而又入德免害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末如何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重義字小慧正與大義別小慧之好義之賊也凡挾術任術机械变詐皆是註入德患害是好處便

無不好處便有意思

君子之於天下也云云　質本也　細細體認中節處便是礼和順處便是孫到底成就無虛假便是信揔是一義渾全于中而發見出來段段有許多妙處故以礼孫信三字形之寔則一時俱有並無次第轉換

論語　卷八　三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矜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論語衞靈　卷八　六

君子見得道德固從性且事業亦非外邀小人看得富貴在人掌握聲名任人齒類其矜也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故不爭其羣也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狥故不党所以使學者于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慎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

舉人章朝廷之上固要取人取言我們作人亦要取人取言人字言字先雙提起言外有人與言皆善君子則皆用之人與言則皆不善君子則皆棄之之意

子貢雖以知人此却主行須貼去私存公意重講下二句只申解恕字　人之患莫大于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其公者也　終身行是行不足不是行的下去錯作子張之問行便謬

全章破題聖人無毀譽聖人不能有毀譽也我之於人于誰而毀于誰而譽毀固是斷斷無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見的他將來必如我之所言

直道何日不在人心亦誰得而毀譽之乎

一是慎一是厚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之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

先提德字謀字巧言是說的妙人更不的要听便足以喪人之守小不忍二句一則是慈悲生禍害一則是受不的小屈免就要受大屈了二意俱不可少可見平素無知言工夫心自揺惑故巧言汹而亂他理明自不至爽所守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汹而亂他氣定自不至于敗所謀

天下之善惡固易明至于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重若不善而其情有可取此衆人之所易惑也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于私故加詳審耳　必察亦非定非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　好惡要說的有関係狗人為惡遂使有國者不獲蓋臣之效求友者不集名賢之益是誰貽之戚也狗人為好遂使誤国者即當年遠引之士負友者正平日延譽之人是誰階之厲也必取于衆而察于獨處好惡皆得其當矣

非道句不可平對下句乃足上句但語意半分敷言策亦不可輕帶過去

此勉人急于改過意非謂能改過不妨有過也將不及改四字深得策人及早改過語氣

此章孔以學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是教人思不可廢學非教人廢思也　都說學貴乎能思不知徒思竟不中用我曾試過來我不是思過了思耳竟是終日云云的去思竟一些不相干到底是不如學去

謀道句不可錯做謀字似憂字子謀道以事言憂道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有常目在之意

此章是就士大夫言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礼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整者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動民教養與作俱在內不以礼不是擾民以非礼之為即本一善事而少過此又或不及了此　六之字有別前四指理後二指民

提出君子小人就要提可不可字君子材德俱優的人何嘗不能作小事然不可知其為人至于大責任大經濟如輔世長民大事業託孤寄命大節操固可承受而無難規人者大用乎君子而不輕棄乎小人則用之各得其宜而天下無棄人矣

雖殺身成仁蹈仁未嘗不死然正死而不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乎

這仁字是指大處雖處說當字大有力量不宏者當不起不敎者當不去當仁自不讓但亦必至不讓始可云當仁　癸酉墨卷專從師字發議此偏見也未可以說書　不讓只足得當字於師只足得不讓

有見于理而守之必固者謂之貞無見于理而守之必固者謂之諒貞雖有似于而害貞者必諒　諒之失不在守上又工夫乃在知上又工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仕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重提事字食字帶做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是言外意

火水必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無類兩層一層是不必分類一層是自可以無類

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不能為此謀也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在言外　凡事再無不與人商議的然必道同而後可不然則未必有濟于事且或加之以妬忌可不慎哉

達字勿容易看過了大之帝德王猷小之一經一緯各有所主果能將此意暢達得出則片言隻字俱是真正性命真正經濟此之外豈能更有添加故曰而已矣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語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

固字極活潑推之老安少懷莫不皆然揔見聖人因物付物亦第行其所無事而已矣

李氏伐顓臾只是一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無周先王　前兩過字相應後兩憂字相應

論語　卷八　九

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餘○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衛也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國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在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之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釁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又添和傾二字蓋和即寓于均安故並及之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之和只是均中道理無傾亦自是安中效驗非另添補

試卷三句承破 即均與安而進解之其患有悉無者焉夫国家之所期在均與安耳均則可以致和安則可以無傾豈第貧與寡之是无哉

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又因無道而思有道全是欲挽今返古意　天下大勢統於权权移則勢移礼樂征伐大权也原是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則云云　五禮六樂七征九代　諸侯既擅天子之权大夫亦可以擅之矣大夫可擅陪臣亦可擅矣

大权有主大勢既集何議之有

屢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丁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恣蕩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會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戒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邪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又其次也因而困學然後學之爲下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因而不學然後爲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此為慕富而不修德者發德字是通章眼目民到于今稱之內有上句德字亦祇以異異於其德也景公美齊借作樣子千駟言其富餓言其貧

聞斯之徒蓋能之矣 此蓋其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歟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鉤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無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異者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元音願○元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元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元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合參說這是孔子稱古禮以正名首二句提起作一頭下以稱本國稱異邦兩对如云夫人自稱固謙而固人固

因君之尊而尊之稱諸異邦固謙而異邦則因本国之尊而尊之凡父子君臣上下莫不有一定名分即如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諸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當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我也其往拜之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語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

公山畔季氏非畔魯也非據魯之費據其不當有費者也故公山不以召畔人逆党而必召孔子正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夫子方欲墮費以强魯故聞其召而欲往　子欲往子路不悅而大比非夫子而聖賢之道不行非子路而子路聖賢之道不尊然則夫子非為公山往為魯往為周往也豈徒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首悅○末無也言哉言必定是要用我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以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首悅○末無也言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溷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人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污欲日試於磨涅其又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子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愚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而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蘄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古之狂也肆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隅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戇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illegible]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非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情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愛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縁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將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反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朗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聲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心故同謂之仁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曾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餘贊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勢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之言邁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下車蓋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矣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夫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其此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吊反植音植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僧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緊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田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正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一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唯聖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也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間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而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餘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施氏本作弛弛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安劭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領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著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焉為於虔反下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下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聲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信謂誠意懇恳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灑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對聖人事愚按程子爲子游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也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焉音烏○公孫

朝衙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不知言不可不愼也知去聲○責子貢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眞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舜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子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惟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堯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君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程氏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